

# 近思錄講義

## ——為學篇

袁嘉驊前人



伊川曰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，欲得之於己也；今之學者為人，欲見知於人也。」

此伊川先生指出有關於探討為學這方面的道理，而將之分為古與今之別，同時也指出了為學的方向和目的所在，認為有兩種截然不同而大異其趣之別。而道祖老子亦有高見，其在道德第四十八章指出：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」而是將之分為先天與後天之別，為學日益，是後天方面包括知識、經驗、時間等方面的鑽研，我國老一輩的有句

名言：「家有千金，不如一藝在身。」祇學得一技之長，便可以安身立命而衣食無缺了，例如學一位鐵工、鉗工、木工、泥工、乃至於書法、繪事或各項競技等，必得在日積月累，從經驗中慢慢獲得進步，所謂業精於勤，在寸積銖累中以竟於成的，是行行出狀元呢；如所周知，美國的發明大王愛迪生 Edison (1847 ~ 1931)，一生從事發明工作，曾有千餘種之多電器用品，發明最多而造福人群，為人類創造了物質文明，就中只電燈炮之燃絲一項，就經過一千次以上的實驗，而後以底於成的，而成為今天最理想的照明工

具。

德國也曾有人發明了兩種名藥，其間也曾經做過了上百次，近千次的實驗，而後大功告成而舉世聞名，其實驗之次數，即以之作爲藥名，即六〇六和九一四，諸如此類叫做爲學日益，是後天事物之學。


國人還有一句名言：「刀鈍石上磨，人鈍市上磨。」又曰：「求名於朝，求利於市」，試就吾國文字之結構，學字從白從爻，其示意吾人，凡置身在這一生存大環境中，無論士農工商，都得接受這一複雜多端，與夫四面八方，形形色色的洪爐中加以歷練的，這一形容，猶之我人在農業上用於加工糯米之石臼，反覆加以搗拌，慢慢以去除糠粃，此後天之學習工作如此。

至於爲道日損，也便是伊川先生所指出之古之學者爲己了，易言之，是修心煉性之學，是必得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的，所謂損，在佛叫做飛與掃，掃三心，飛四相上用功。

家語：孔子讀易至損益，喟然嘆曰：「道彌益而身彌損，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，故能成其滿博哉，天道成而必變，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，故曰，自賢者，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。」喟然，輕微嘆息聲，

其大意指出，學道其實就是學做人，切忌自視甚高，自我意識高漲，如知識、學養、財富，乃至於權力等，勝於人，那便是持滿，即傲慢的心態。損其自多，謂必要改變這種高估自我的錯誤想法，而代之以謙下、恭敬、懇掣和愉悅的風範以相處於人際之間，而後獲得滿，豐富的，博，廣大的相與與投入，如此而已。

下復又指出這些人與人的相互周旋之道，即使相遇於道途之中，也有一套適切的招呼模式，「行則讓長不疾先，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，遇二人則式之，調其盈虛，不令自滿，所以能久也。」意思，如果與熟人相逢於道途之中，則應加以審視如果對方較我年長者，則應禮讓其先行，不可搶先超越，至於如果在乘車途中相逢三人時，則應該即時下車招呼致意，而如遇到二人時，則不妨就在車上舉手爲禮招呼一下即可，在此叫做式。

又按易經損卦  艮上兌下，艮爲山，兌爲水，象曰山下有澤，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欲；懲，戒也，窒，熄滅也，又阻止之義，懲忿，是輕易不隨便與人生氣發怒，欲，是排除後天男女飲食方面過度，所謂酒是穿腸毒藥，色是刮骨鋼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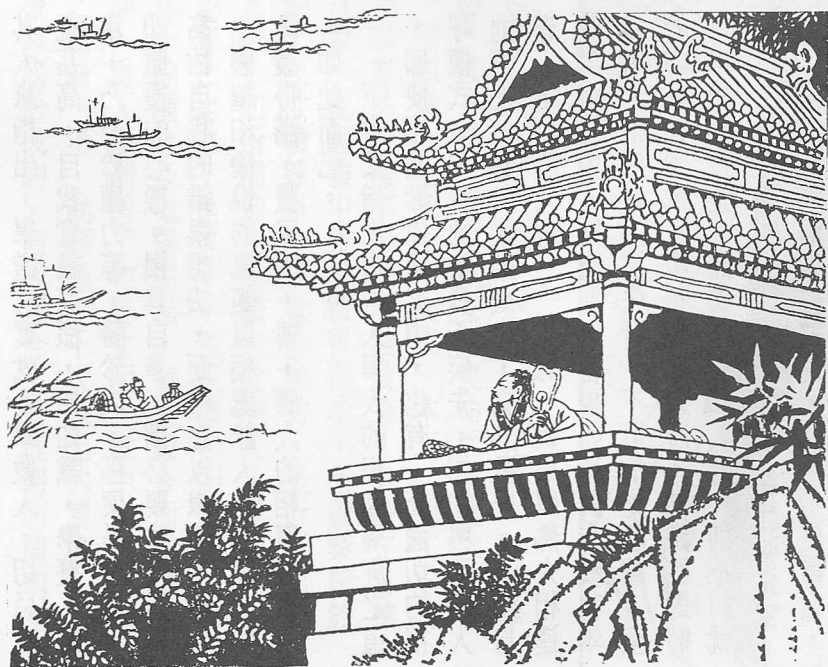
六四，象曰損其疾，亦可喜也，此指出

石與水相激盪，有腐化石質之事實，如是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則山之石必將磨而損之。山石為塌陷，以此形容，學道之士要把心中之忿與慾日日時時磨而去之，則心境自然漸趨於安定而平靜，才是可喜之現象，故曰古之學者為己，是性理心法，心性之學也。佛家有人指出

- 一、驕傲失去禮節。
- 二、怠慢失去仁厚。
- 三、發怒會失人和。
- 四、欲望失去品格。

至於今之學者為人，欲見知之於人也；是旨在沽名釣譽而已，孟子離婁下：「原泉混混，不捨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，有本者如是，是諸取爾。」指出學道是不可躡等的，必須循序漸進，由淺而深，由近而遠。原泉混混，是形容水是從發源地而出之，混混是水流的湍急也，又不捨晝夜，即與時並進，所謂源遠而流長。盈科者，指水流所經過之處，必然要循序漸進，經這一窟洞滿注而後，又再次前進，而注入大海，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爾，是指出學道之根本方式是不可躡等的。又曰：苟為無本，七八月之間兩集，溝澮皆盈，其涸也可立而待也，故聲聞過情，君子恥之。

此孟子指出學人必要有本源，有實際根



本以立足，如果只重枝葉表面上模擬，雖也有一時之盛，但終必瞬間之美而已就完了，猶之七八月間之秋潮，其來速而退潮也速，孟子以此形容，人不應以聲聞過於實情；當引以為恥的，何況名者是造物之所忌也。